

重访北墅：定海城北的湮没记忆(下)

□张涵轲

三

北墅的兴盛，离不开浙东文人的频繁往来。其中最核心的文人是姚燮与厉志。

姚燮(1805—1865)为北墅作诗文颇夥，其《复庄诗问》录有《过钱氏北墅作》二首：

吴越王孙昔所栖，今来宅者有山麋。坦阴乱叶经秋败，藓未残阳向晚凄。蔽阁如帘蛛网网，扫廊为帚竹蟠泥。幻泡一霎华灯宴，断句都昏旧壁题。

密桂丛楠窈以幽，月明清夜梦当游。窥巢刺燕防风雨，擷蕊佳人怨寒修。漫秘兼金封马鬣，试听急水下龙湫。登楼吾且摭吾抱，天半神鹰炯碧眸。

此时钱鉴堂下世不久，北墅因无人打理，景致萧条。而姚燮于鸦片战争后重到定海，作《信宿北墅即事》十一首，及《复庄骈俪文榷》中《北墅十咏诗序》《廊岩秋钱序》二文时，北墅景致显然已得到了恢复，此时主持园事者，已是钱学懋，但姚燮对景伤情，依然在诗中表达了对故友钱鉴堂的思念，《信宿北墅即事》其十云：

藤芜香欲断，我复吊王孙。但与留闲蝶，谁怜掩鸟痕。乱离胡马泪，飘泊蜀鹃魂。尚有名园属，沧桑未忍论。

厉志与钱鉴堂相交甚厚，其不仅为北墅的“廊岩”命名，据其《寄题鉴堂北墅》诗中“结庐近先莹，潦草我作记”还可知，其曾在北墅落成之初转写过一篇园记，惜此文已不存。钱鉴堂身后，厉志作有《北墅吟吊钱鉴堂》，哀痛之情溢于言表：

主人与别经数月，归来忽闭园中阁。园中阁上乐莫乐，转眼悲声杂鸟雀。君去去兮不复回，岩花池竹空葳蕤，我亦对之肝肠摧。零露初未晞，蜉蝣方乱飞。亭亭玉柯不得活，滔滔年命何促驶。虚此堂堂将焉用，洞房窈窕萦蛛丝。明月直入清风嘶，昔来欢笑今何时。

此外，其作于北墅的《南天竹诗》，亦以南天竹寄托了对钱鉴堂英年早逝的哀思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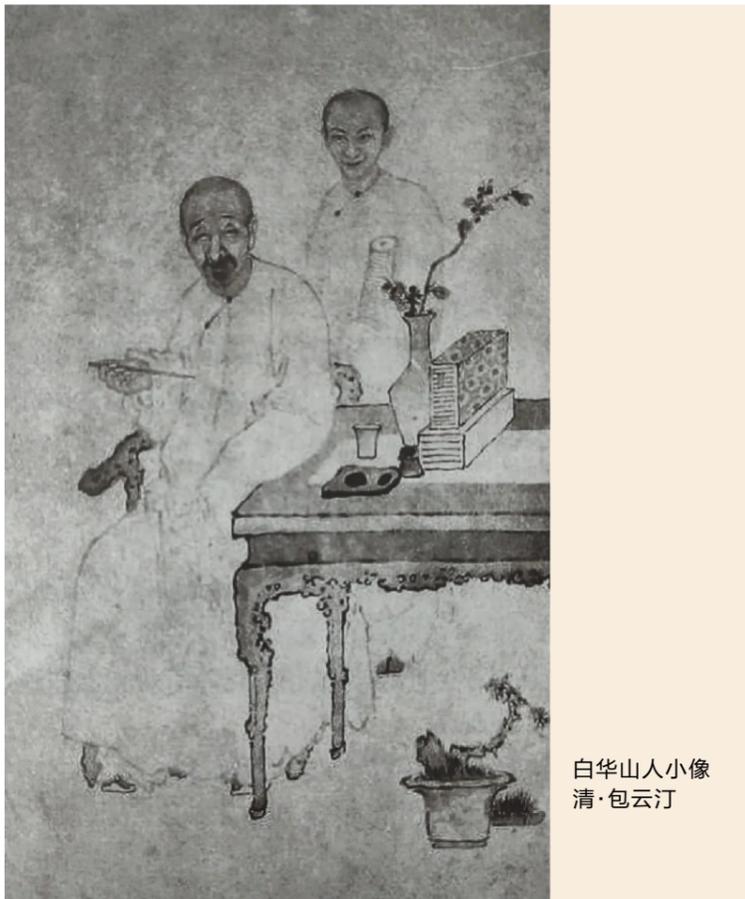
严霜压朱实，光彩益晶莹。绿叶挥凤羽，庭风肃寒清。傍石瘦不倚，离立何娉婷。野梅含蜡蕊，待彼结幽情。侧看园中卉，亦有半凋零。大年不可为，荠菜方吐英。

钱学懋主持园事时，北墅重新成为了定海重要的雅集场所。雅集活动以诗酒唱和、品茗调琴、赏景抒怀为核心，在《珍砚斋词钞》中均有生动记录，展现了北墅作为文人社交空间的鲜活场景。

春日的北墅，以牡丹为胜。么凤巢是赏牡丹的中心，姚燮《信宿北墅即事十一章(其五)》写“牡丹三十本，么凤有春巢。桐色掩鲜翠，霜华冻暗苞”，描绘牡丹初绽的情态，钱学懋《东风第一枝·么凤巢评花》则细致刻画了文人“评花会”的盛事。

夏日的焦点在荷影榭与横黛阁。钱学懋《卖花声·北墅夜集观荷》记夏夜雅集，水阁观荷的静谧，颇有情致：

小阁招凉处。自茶藤、牡丹开后，又逢莲序。波漾漪回帘箔静，翠婉红娇如许。似环佩、声声暗度。聊



白华山山人小像
清·包云汀

泄碧筒横紫玉，唱白云、水调怜依句。惊小鸟，破烟霏。阑干十二清香贮。喜今番、夜凉酒醒，天高月午。琼斝再飞灯影乱，吹到一襟清露。又萤火、陂塘低舞。生怕秋光零落易，尽蝉声、催送西风去。才剩得、蕙中苦。

秋日的北墅，亦是花木扶疏。厉志《寄题鉴堂北墅》写“方庭沃黄土，早拟植贞桂。金粟灿犹待，玉叶碧纷披”，即指园中桂花。姚燮《信宿北墅即事》其三：

丛桂小山意，清流大泽心。独姿明瘦菊，文语妥纤禽。野屐闲闲过，春樽堕梦寻。归装须不促，好日耐登临。

是则北墅秋日以桂花为主，以菊花为点缀，此时“宾朋当数至，风月凡几醉”，又钱学懋《减字木兰花·北墅秋意》：

烟萦疏树，两两飞禽来复去。倚遍重阑，闲看斜阳山外山。绝怜清瘦，墙角海棠红未透。独步清溪，酒后诗成选诗题。

临风赏月，饮酒赋诗，绝无萧瑟之感。此外，北墅的雅集活动还包括调琴、品茶、垂钓、赋诗等。《声声慢·北墅禅隐同谢仁泽丁崇基调琴》一阙记与友人调琴论乐之事：

枯桐调苦，深院情长，几曾喜展眉色。雁落平沙，啜为稻粱同觅。相逢一弹再鼓，问元音、有谁参得。自今后，把平生真赏，略传羁客。

且把炉香重爇，情移也、瓠巴海上曾识。意足神恬，幽绪对弦堪白。于中别开妙境，便蜗庐、也宽非窄。卷帘望，挂梧桐、蟾影朗碧。

题中的丁崇基，亦是定海人，工词，有《璞玉馆词》一卷，附刻于《珍砚斋词钞》后。《瓜茉莉·烟语廊品茶》“雀舌春芽，尽饶味外味。瓶笙韵、隔篔轻递”，写品茶听韵的闲雅；《摸鱼儿·藤华槛垂钓》“趁闲时、一竿携到，坐来花密池净”，则是垂钓赏景的生动写照。这些活动，使北墅超越了单纯的“庐墓”功能，成为了

定海乃至浙东文人交流往来的重要场所。

四

尤可注意的是，北墅更与定海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，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。道光二十一年(1841)，北墅中一场未竟的宴席改变了历史的走向。光绪《定海厅志》卷二十八载：

二十年冬，琦善赴粤与英官义律议和，撤戍兵大半，义律乘其懈，以十二月辛未夺取沙角大角炮台。琦善无计，乃割香港予之，义律愿还定海……二十一年正月，伊里布接琦善书，乃遣使赴定海，与胞祖约期交割。二月戊午，定海镇葛云飞为头队，寿春镇王锡朋为二队，处州镇郑国鸿为三队，统兵三千，分(舟宗)渡海……裕谦既受事，锐意立功，留王、郑同守定海……先是，英船在广东，大吏以为和议成，可无事，令王、郑撤防回本营，行有日矣。云飞饯之于北墅，未卒饮，忽报厦门失守，三镇咸奋袂起，各整部伍，为守御计。

这一席在北墅中断的饯行酒，成了三总兵共赴国难的壮行酒。他们毅然留下协防定海，最终在当年九月的第二次定海保卫战中壮烈殉国。北墅的这一瞬间，烙印下深沉的历史回响。

另一段与北墅相关的家国记忆，是钱学懋散资助饷的义举。同治元年(1862)，太平军意图攻占定海。据光绪《定海厅志》与民国《定海县志》记载，钱学懋“虑贼旦夕且至，急诣官，自承军需”，毅然于北墅设立筹防局，首倡捐资并号召士绅共筹饷械，“一时间闻者不少兴起，资稍稍集，战备遂具”。二月，太平军进攻定海，官绅军民依托充足准备，在城内外合力奋战，“功成顷刻”，击退来敌并斩杀其首领。民国《定海县志》高度评价钱学懋毁家纾难、保全乡

梓的功绩：

粤匪靡烂东南，而定海屹然独完，盖其力也。前志称学懋平日居乡，不著声誉，而临难独慷慨毁家如此，其保全乡邑之功，益可敬已。

钱学懋的义举，与北墅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。钱鉴堂营北墅以守先莹，是对家族的担当；钱学懋散资财以保乡邑，是对家国的担当。这座园林，由此从“独善其身”的文人空间，升华为承载地方责任与民族气节的精神象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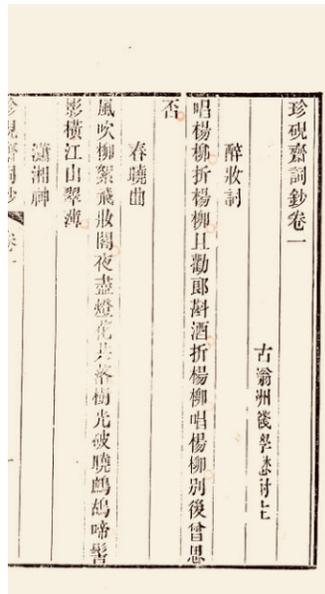
民国初年，北墅已渐趋荒废，但基址尚存。1929年《明德女校校友会杂志》刊登徵予《舟山杂咏·游钱家花园》诗：

一渠流水漾涟漪，叠石玲珑号九狮。山果偶尝堪解渴，扫苔坐石拟题诗。

“钱家花园”即北墅，“可见此时园林格局虽已不完整，但泉石尚存，文人访古题诗的雅兴未绝。此后，随着时代变迁，北墅逐渐湮没于城市发展与岁月侵蚀中，姚燮“空山万古，永留谢庄之名；老屋千年，不毁吕安之宅”的愿望终未实现。

北墅的消逝，是无数地方性历史空间共同命运的缩影。其价值，不仅在于曾是一处精巧的私家园林，更在于它是清末民初浙东地域文化网络中的一个节点，是地方文士精神寄托与情感抒发的载体，是姚燮、厉志、钱学懋等人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。甚至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它成为忠勇将士慷慨赴义与乡贤士绅毁家纾难的历史见证。

通过爬梳诗文、钩沉方志，我们得以在纸上重访这座湮没的园林，感受那份沉淀于文字中的更为恒久的文化与精神遗产。



珍砚斋词钞书影

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273期
来稿请发
zswb03@zsnews.com